

續古逸丛书

孟子

漢 古 通 此 本

通 子

孟子卷第十一

趙氏注

告子章句上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

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之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椽也以人性

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柷椽

告子以為人性為才幹義為成器猶

以杞柳之木為柷椽也杞柳拒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柷椽柷素也

孟子曰子

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柷椽乎將戕賊杞

柳而後以為柷椽也

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子能順字杞柳不傷

其性而成栝椽乎將以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為栝椽乎言必殘賊也如將戕賊杞柳

而以為栝椽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孟子言以人身為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栝椽也率天下之人

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矣以告子轉性以為仁義若轉木以成

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歎辭也章指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為器變而後成

告子道偏見有不純仁內義外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

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

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者圜也謂湍湍滌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

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

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

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

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

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

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

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頽額也人以手跳水可

使過顛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
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迫耳
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章指言人之欲善猶
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者為君子隨
曲拂者為
小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

孟子曰生之

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也

曰然

告子曰然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

猶白玉之白與

孟子以為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子以三

白之性同邪

曰然

告子曰然誠以為同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

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

同所欲乎

章指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

善俱生赤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麤矣孟子

精之是

在其中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

非內也

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

孟子曰

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孟子怪告子是言也

曰彼長而我

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

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言見彼人年長大故我長敬之

長大者非在於我也
猶白色見於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

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

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
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
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為有義

乎將謂敬老者為有義乎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
敬老者已也何以為外也

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

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

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曰愛從已則已心悅故謂
之內所悅喜老者在故曰外
曰

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

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孟子曰耆炙同等情

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已之老亦同已情往敬之雖非已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

邪言楚秦喻遠也章指言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感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季子亦以

為義外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公都子曰以敬在內而行之故

言內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曰曰

敬兄公都子曰酌則誰先季子曰酌酒曰先酌當敬兄也

鄉人公都子曰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

非由內也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公都

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公都子無以孟子曰敬

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

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

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

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使公都子答季

位故敬之鄉人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庸季子聞之曰

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也

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隨敬所在而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

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温者中心也雖

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章指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

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公都子道

告子以為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

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

暴

公都子曰或人以爲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爲善幽厲虐政之

起民皆好暴亂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

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

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公都

子曰或人者以爲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爲君象爲臣不能使之爲善瞽瞍爲父不能化舜爲惡紂爲君

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此二子爲不仁是亦各有性也

今日性善然

則彼皆非與

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非

邪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

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性若順也與情

相為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曰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為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惻隱之心人皆

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

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

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

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

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

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仁義禮智

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消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筭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詩曰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

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

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

夷夷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善也章指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

下相懸賢愚舛殊尋
其本者乃能一諸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
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

也

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以飢寒之阨

陷溺其心使為惡者也

今夫粃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

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
孰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

事之不齊也

粃麥大麥也詩云詒我來粃言人性之同如此粃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

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

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也其

相覺者以心知耳蓋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

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

同也龍子古賢者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屨者猶不更作蕢蕢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

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

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

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

天下之口相似也

人口之所耆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

之耳相似也

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為知聲之微妙也

惟目亦然

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

之姣者無目者也

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

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

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